



奇普·哈里森系列

04

郁金香迷情

[美] 劳伦斯·布洛克 著 顾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奇普·哈里森系列 04

郁金香迷情

[美] 劳伦斯·布洛克 著
顾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金香迷情 / (美) 布洛克(Block, L.)著; 顾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4

(奇普·哈里森系列;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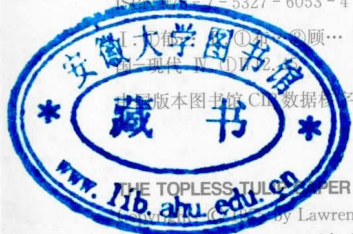
书名原文: The topless tulip caper

ISBN 978-7-5327-6053-4

Ⅰ. ①布… ②顾… Ⅲ.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Ⅳ. ①I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3833号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1-055 号

郁金香迷情

[美] 劳伦斯·布洛克 著 顾真译

责任编辑 / 龚容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91,000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053-4 / I·3592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第一章

我刚要进门，一个大汉就挡住了道，他往那儿一站，活像迈阿密海豚队^①的四人防守线。我大概比他高六英寸，他约摸比我重四十磅，我想这让他颇有几分优越感。他穿一条花格子裤，天蓝色的丝织衫外套一件条纹茄克。从长相上看，他过去是个拳击手，身材壮实，却不显肥硕。他的鼻子骨折过不止一次，他的眼睛在说，他正等人一试身手，再来把它打歪。早晚会有人这么干的，因为人们通常能得偿所愿，但我可不打算帮这个忙。

他说，“读下那块牌子，小子。”

那边有不少标牌，于是我开始大声朗读。“‘百宝箱’，”我读道，“‘姑娘！姑娘！姑娘！’‘脱衣舞，乐不停！’‘进来看看什么叫娱乐城！’”

“读得很好。”他说。

“谢谢。”

“可以说是绘声绘色，”他说着，朝我走近一步。“那块牌子，”他用手指着说，“你来读下那块。”

“‘你必须年满二十一，并且提供证明。’”我读道。

“很好。”他说。“抑扬顿挫。”他说。“现在他妈的给我滚出去。”他说。

“我二十一了。”我扯谎。

“当然啦，孩子。”

“确实二十一了。”我添枝加叶。

“行啊。你想给出证明么？”

我从运动茄克的内侧袋里掏出钱包，那衣服穿着实在太热，然后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绿色的长方形证件，上面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照片。我把那张纸对折，小心翼翼地放进他的爪子。

“身份证。”我说。

他的眼睛深邃了起来。其实，要在纽约喝酒你不必年满

① 美国橄榄球联合会 (American Football Conference) 东区球队。

二十一。只要年满十八就行，这对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个问题。但要进那些有姑娘对着你招摇胴体的地方，你必须年满二十一。这几乎不会让我很难办，因为我一般不会跟那种地方有什么牵连。并非因为我不爱看光着身子的女人，恰恰因为我爱看得很。这么说吧，如果口袋里没有付账的钱，我是不会跑去法国餐馆里乱晃的。看在上帝分上，干吗要折磨自己呢？

不过这次是正事。里奥·黑格接了桩案子，客户正是在“百宝箱”表演的，而要他忙不迭地赶去一个脱衣舞夜总会，其可能性之小就像是要我去修道院一样，所以我——奇普·哈里森就被选来辅佐黑格，充当他的眼耳口鼻。

正因如此，我才要把一张十美元钞票塞到他那只长满老茧的大手里。

“十块？”手的主人说，“花十块钱你都可以去按摩店痛痛快快地打一炮了。”

“我对洗手液过敏。”

“嗯？”

“我出了讨厌的疹子。”

他对我皱皱眉，显然怀疑我是在跟他打诨。他反应很快。

“是啊，”他说，“行，我想你已经遵照这里的规定证明了你

的年龄。至少要在柜台点一杯酒。好好享受吧，告诉朋友你在这儿玩得有多开心！”

他让开道，我从他身边经过。至少，里面要凉爽些。“百宝箱”位于第七大街，在第四十八与第四十九大街之间，这个街区主要专营色情电影、黄色书刊和偷窥表演，但这些本身并不是造成外面高温的原因。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正当八月，连着几个星期都没下雨。某个天神有意作对，用一个巨型真空吸尘器把曼哈顿的空气都给吸走了，只留下煤烟、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那些只有老鼠、鸽子和蟑螂呼吸起来才不遭罪的好东西。天天日头高升，照得很欢，到了晚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建筑吸收了热量，带着温度，一直到太阳再一次升起，开始新一轮的进程。我告诉你，那两个礼拜真叫夸张。黑格住的地方白天很舒适，那儿有空调，不过我那间相隔两个街区的带家具的房间却没有。于是晚上很难熬，我也越来越难拒绝黑格让我搬出自己的屋子，去他那儿住的建议。

“阿尔奇·古德温跟尼罗·沃尔夫^①一块儿住，”黑格不

① 古德温和沃尔夫都是美国悬疑小说家雷克斯·斯当特 (Rex Stout) 笔下的人物。后者是侦探，前者是助手。

止一次说，“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他都是寻花问柳之徒。同沃尔夫同住并没有妨碍他向女人献殷勤。”

关于这点答案有很多。比方说沃尔夫拥有一幢褐砂石楼房，而黑格有的是切尔西的一栋马车房顶楼的两个楼层，你不能把某个无辜的小东西带到那种地方，因为底下的两个楼层是胡安娜妈妈的波多黎各妓院。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喜欢待在自己屋子的房间里，对此我非常固执，几乎跟黑格一样固执。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百宝箱”里面要来得凉爽。然而关于这个地方没什么别的好说了。里边光线昏暗，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眼力所及的陈设告诉我，这些东西还是越看不清楚越好。你一进门，就看到左边有一个长长的吧台，吧台后面是个舞台。舞台上，在一盏小型聚光灯耀眼的光线里，舞动着我们的客户，那一个，也许是唯一的一个，郁金香·薇灵。

她身上一丝不挂。

对此我全无准备。我是说，我应该要准备好的，而且要全部准备好，但不知怎的我就是没有。那天下午我已见过郁金香，她的装束让她的身材暴露无遗。紧身牛仔裤，紧身T恤，

都是贴着肉穿的，你不会拿不准衣服下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既然你去了跳脱衣舞的场所，你理应准备好要面对熟肉。看在上帝分上，人们去那儿为的就是这个。不是因为那里有好酒。

如果在那儿的是别的什么人，我想我能应付得好些。可是我已跟郁金香相处了几个钟头，先是在黑格那儿，随后在她公寓。我已认识了这个具体的人，同时又被她撩拨得欲火中烧。现在她在台上，随着硬摇滚的连珠巨响扭动她那不可思议的肉体，双乳摇荡，玉臀乱撞，她的步伐趾高气扬，两腿又细又长，仿佛是从脖子那儿就开叉的，而且——

得了，你能想见这图景。

我深吸一口气，这空气也许跟其它地方的一样脏，但却显得好些，因为温度低了几度。这会儿我屏住呼吸，看着郁金香，环顾夜总会，随后又看着郁金香。她看上去比这家夜店好多了。我长吁一口气，向吧台走去。那边有两只空凳子，我拣就近的那只坐下。我的右边是另一只空凳子，我的左边是个男人，穿着那种三粒纽扣的西装，一脸痴狂的崇拜。我不好说那双大腿把他的眼珠子都勾了出来，不过他的眼窝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深。他看起来像是从童话里跳出来的，永远滞留在王

子与青蛙的中间形态。

“上帝啊。”他说。他也许是在对我说话，也许不是。他没在看我，不过我想就算我肩膀上躲着一只活鸡他也不会看我一眼的。没什么东西能让他从郁金香身上挪开视线。

“上帝啊，”他又虔诚地说了一遍，“从没见过这样的货色。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长的腿。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奶子。耶稣基督在上啊。”

女招待走过来。一张唱片播完，马上有另一张响起，郁金香正用她的身子翻新花样。那女招待长得也不赖，细腰身，红头发，黑色网格紧身衣下一袭黑色连衣裤。一张瓜子脸，眼睛是杏仁色，让我感觉她上辈子是只猫。我开始想各种抚摸的方式，来让她呜呜叫唤，可她的脚却在不耐烦地移来动去，我打定主意，我的心（和其它部分一起）已经属于郁金香。我可不想脚踏几条船。

“来瓶啤酒。”我说。

原来我很可能会点威士忌兑水什么的，不过对此郁金香早有告诫。“他们的威士忌都是新泽西产的，”她说过，“那味道就像你用在家具上的抛光剂，然后他们兑上水，然后他们装进小杯招待客人，底座还故意做高了，然后他们每杯要价二

美元。”所以我点了啤酒，厂家直供，瓶子好看又卫生。一份也要二美元，对啤酒来说是贵了点。不过这算公事花销，如果有这么一项的话，所以我无所谓。

“看看那地方的毛啊，”那哥们儿说，“又柔软又金黄又漂亮。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准备张开大腿。”

我宁可她没那个打算。当时我感到很怪，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一方面郁金香的舞姿和一切撩动了我的欲火，另一方面，我又有点不安，因为她是我经由私人与工作上的关系认识的，而且我希望以后与她能更进一步。但现在她不仅撩动了我的欲火，她还把这一屋子讨厌鬼也弄得血脉贲张，我身边这个特别惹人厌的家伙就是其中一员。

“在有些酒吧她们会站上吧台。”那讨厌鬼说。他一定有四十五上下了，留着挺直的八字胡，实在叫人作呕。我觉察到他戴着结婚戒指。“站上吧台。”他继续说，而我依然不知道他是在自言自语，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跟他另一边的人说话。“站上吧台，”他又说了一遍，“你付点小费，花一块钱，她们就会蹲下来给你尝尝鲜。顺着一排过去，谁愿意给一块钱，那就上吧，美美地尝一尝。”

我当真考虑要揍他一顿。至少半是当真。我并不特别擅

长打人，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在议论的姑娘是我一心要追求的。

“想吃她，”他说，“从脚趾头开始吃个遍，一直到她鼻子。然后再来第二次。”

他继续说这类话。他在解剖人体，说得很细，我愈发想揍他一顿了。或者我也可以不那么极端。比方说，我可以往他大腿上倒啤酒。

大概在这时候，郁金香看到了我。或许你认为我一进来她就能认出来，不过你得记得她可是站在架高的平台上，眼睛正对着聚光灯，而房间的其余部分都是黑漆漆的。而且她在舞台的一边，并没有正面朝着我。不过现在她看到我了，一时间我觉得她快要脸红了。但我猜一旦去做这种工作，一个礼拜有五天你是脸红不来的。她没有脸红，而是对我淡淡一笑，眨一眨眼，随后继续跳舞。

这下那傻瓜转过来了。“看到没有？”他说，“我要交大运啦。那骚货看上我啦。”

“嗯？”

“她对我抛媚眼了，”他说，“她朝着我笑。有些娘们儿对所有人都挤眉弄眼，不过自打她来，这还是头一遭，她冲我笑啦。打不打赌？曲子一完她就会过来。老弟，今儿晚上我可

要走运啦。我有感觉。”

这倒没错，我刚巧知道曲子一完她就会过来。没人规定她们要这么做；在舞女们看来，这算是“百宝箱”的一个优点：在曲子的间歇你不用到吧台兜售饮料。不少夜总会都是这么干的，不过“百宝箱”不行此道，这也是郁金香和她室友樱儿愿意在那里工作的一大原因。不过郁金香会过来的，因为我们早约好了，而我尤其不想让她遇上这个深信自己走了桃花运的呆瓜。

我说：“她在对我抛媚眼呢。”

他咧嘴一笑，叫人很不高兴：“你？你开玩笑吧。”

“她在对着我笑呢。”

“你这么个小瘪三？别叫我笑了。”

“她是我姐。”我说。

笑容消失了，又慢慢恢复。

“我姐姐，”我重复道，“你怎么说她的我无所谓。”

“听着，”他说，“别误会。一个人，你知道，一个人总会嚼嚼舌头——”

“我在想的是，”我说，“这个。我想从口袋里掏出刀子，轻轻割你一刀。就稍微割那么一下。”

“听着。”他说。他离开座位，沿着吧台往后退。“听着，”他说，“我是很不愿意找麻烦的。”

“也许你该回家了。”我说。

“上帝啊。”他说。他往门口走去，不过几乎是背着身走的，这样就能盯着我，确保我的手一直在口袋里。这么走路怪别扭的，他脚下屡屡拌蒜，但没有跌倒，一到门口他就转身开溜了。

我长吁一口气，手拿了出来。我的手在口袋里时，确实握着一把刀。刀连在我的钥匙链上。刀长一英寸，有半英寸的刀锋。要打开这玩意儿得花上一分钟，我试图这么做时，常常要弄断指甲。这刀是黑格有一次给我的。我一直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不过你从来不会知道某件东西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如果你想割别人，它未必是这世上最好使的东西。你还是用链子上的钥匙捅他得了。

几秒钟后，那女招待出现了。她指了指那呆瓜喝了一半的饮料和边上的一叠钞票。里面有一张十块的，还有五六张一块的。

“他还回来不？”

“除非带着枪。”

“对不起怎么说？”

“他有急事先走了，”我说，“他想起了先前的一个约会。”

“他忘拿找头了。”

“这是给你的。”我说。

“噯，”她说，一把捞起那些钞票和零头，“奇了怪了。”

“不，他是要给你的。”我说。

“哦，是么？”

“他就是这么说的。”

“奇了怪了，”她说，“我还以为他是个蹩脚货。世事难料，对么？”

“是难料。”我说。

我抿了口啤酒，把目光再一次投向郁金香。或者说我的眼睛是自然而然转到她身上的，不受我的控制。音乐渐入高潮，半数观众也一样。吧台前的客人开始起哄，闹哄哄地怂恿。你听得出那些在娱乐行业里惯用的话，像“宝贝儿，给我看看你可爱的小穴”，还有其它别致的警言妙语。郁金香仰着头，背后金色的长发左右摇曳，一对豪乳直向天花板，牛顿若

是看到此景，定会重新考察重力定律。她的身子颤颤颠，唱片接近尾声，她把双手放到大腿上，向这帮肮脏的老男人一展春光。我告诉自己要闭上眼睛，可我没有，我确信这只是自己的幻想，但我想我可以向深处一路窥去，直到她的喉咙。

然后灯灭了。

鼓掌的不少。虽称不上山呼海啸，但也不只是那种出于礼貌的拍拍手。我们这伙窥阴癖里有几个抓起吧台上的找头，往出口走去。大多数人待在原地。灯只灭了一小会儿，另一张唱片已经放妥，音乐响起，还是找不着调的摇滚。如果说这就是我这一代的音乐，那我想我大概是返祖了。

没有主持人。我一度担心会有某个一脸凶相的家伙穿着花格子运动衫跑出来讲黄色笑话，但“百宝箱”是守规矩的；一个姑娘下去了，就会有另一个上来。扬声器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刚刚那位是郁金香·薇灵小姐。现在让我们向她致以热烈的掌声！郁金香·薇灵！”我环顾四周，搜索他嘴里的“女士们”，可一个也没瞧见。我料想桌子边上也许有那么几个，不过吧台这儿确实是一个也没有。除此之外，我也没见到哪个我愿意称之为绅士的人。在他的请求

下，观众又给了郁金香一阵稍弱的掌声，待声响渐退，他又说：“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在这独一无二的‘百宝箱’，我们为您奉上视觉的享受，下面的这位姑娘，她身上藏着无穷的乐趣。她身材玲珑，本领齐天，有请独一无二的樱儿·褒姒！”

帷幕拉开，郁金香的室友迈到聚光灯下。我知道她是郁金香的室友是因为郁金香告诉过我。这是我头一次见她，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她是我的室友。

她与郁金香形成强烈反差。郁金香大约身高六英尺，误差在一英寸上下，而樱儿穿上高跟鞋大概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郁金香一头金黄的长发，而樱儿是乌黑的短发。郁金香高挑丰满，提醒你东西虽好你也不应贪多，而樱儿身材纤细，告诉你好东西往往是小东西。而她俩都让你明显意识到一点：人类是哺乳动物。

她开始跳舞。顺便说一句，她浑身赤条条。我想我没提到这点。我知道在有些脱衣舞夜总会，姑娘们刚开始跳时是穿了点东西的，不过“百宝箱”把事情变简单了。她光着身子。她开始跳舞。虽然这地方邈邈不堪，虽然我很不喜欢这音乐和氛围，我还是可以确定，比起某些地方，我还是乐意待在这里。